

白帝青后系列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青衣修羅傳

下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4

(2)

傳羅修衣青

下

列傳系青帝白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二 十 章	羽书之秘	(365)
第二十一章	按图索骥	(379)
第二十二章	玉牌追魂	(404)
第二十三章	九凤令主	(420)
第二十四章	古剑生波	(438)
第二十五章	食人魔尊	(457)
第二十六章	丐帮之变	(480)
第二十七章	谷中惨剧	(495)
第二十八章	神珠公案	(511)
第二十九章	长春岛主	(528)
第 三 十 章	渐现端倪	(551)
第三十一章	七彩毒龙	(569)
第三十二章	玄门羽书	(585)
第三十三章	玉符传宗	(602)
第三十四章	太乙尊者	(620)
第三十五章	名门正派	(640)
第三十六章	武林公敌	(657)
第三十七章	纯阳魔指	(672)
第三十八章	吕氏三英	(689)
第三十九章	奇峰突起	(704)

第二十章 羽书之秘

想到这里，忽然忆起在地穴之中那堆枯骨，全真道人袖中掉下来的一个小册子！

金白羽忙不迭的取出来……

“咦！”

连他自己也不由大吃一惊。

先在地穴之中，无暇仔细省视，原来薄薄的只有六七页的小册的封皮上，竟是两个十分刺眼的篆字：

“羽书”。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金白羽几乎失声笑了起来。

他闭上房门，仔细参详。

原来，所谓“羽书”，一共只有七页。

第一页，是“练气”只有八句浅而易解的口诀。

第二页，是“练精”，只画着一个打坐入定的蓄精图形。

第三页，乃是“练神”，较为复杂，画着四个不同的坐姿。

第四页是“练心”不但有八尊不同的坐姿，而且有十七句口诀。

第五页是“练意”没有图形，却有三十二句口诀，读起来十分艰涩。

第六页是“炼丹”有图有诀。

第七页画着无数的飞腾人像，题着“羽化”二字。

此时，只不过是掌灯时候。

金白羽按着“羽书”所载试练下去。

前三页在他来说，是轻而易举。

到了第四页，那十六句口诀，配上八种坐姿，便觉不太易学。

他一口气做了半个时辰，才运用自如，心到神到，神走气随，气动精合。

接着，第五页的“练意”三十二句口诀，初读只觉空空洞洞，越读下去，越觉奥妙无穷，一连数十遍，渐觉心领神会，意念之明前所未有。

忽然——

他合起“羽书”振袖而起。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门外已喑喑有声。

金白羽朗声道：“是古盟主吗？”

门外古长卿失声道：“噫！金大侠，老朽未出声为何……”

“这！”金白羽又惊又喜。

喜的是，自己初练“羽书”，竟在不知不觉之间，听出店门以外的脚步有异，走近了来，又已不见而知来人是谁，这份功力，岂是一般人可以想像？

惊的是自己一时失慎，也许古长卿已然起疑。

想着已开门让进了古长卿。

古长卿一揖到地，十分恭敬地道：“多蒙老弟替百剑盟露脸找场！老朽特来道谢！”

说着，一双眼神四下扫了一遍。

金白羽道：“些微小事，何劳前辈言谢！”

古长卿苦笑一笑道：“事不能算小，百剑盟若不找回这个场，老朽还有何面目呆在金陵，只好退回风陵庄了！”

他是无事找事说。

其实，古长卿是要借着“道谢”之名，来打探那锦盒的下落！

金白羽一直认为古长卿是敦厚的长者，正派人士。

因此，他微微一笑道：“胜败乃武林的家常便饭，前辈未免言重了！”

古长卿见金白羽绝口不提锦盒之事，不由单刀直入地道：“老朽一来道谢，二来要开开眼界！”

金白羽道：“开眼界？前辈指的是……”

他悚然而惊，以为自己无意中得到的“羽书”，已走露了风声。

“贤弟！”古长卿含笑道：“本盟之人前去查看，只见千毒门主的一只断臂，不知那锦盒……”

“锦盒？”

金白羽松了一口气，笑道：“前辈还关心那锦盒？”

“这——”古长卿老脸一红道：“这是……因为本门总管为它而死，究竟内装何物，好歹要明白一下！”

“哈哈哈！”金白羽忍不住仰天大笑道：“冤枉！冤枉！”

古长卿忙不迭地道：“老朽之意并非说是你金老弟……”

“前辈！”

金白羽朗声道：“我是说贵庄总管韩滔死得太过冤枉！”

“唉！”古长卿叹了口气道：“生死有命，也是他命中注定，又怪老朽无德！”

金白羽笑笑道：“前辈，他若是知道那锦盒乃是空的，或许不致于死于千毒门主的剧毒之下！”

“空的？”古长卿如何沉老稳练，也不禁为之一震，目露惊疑道：“你说那锦盒竟是空的？”

“不错！”金白羽颌首带笑道：“这是任何人也料不到的！”

古长卿沉吟了片刻，不由满脸的疑云道：“老弟！难道你还信不过老朽吗？”

这分明是说锦盒之中的宝物，已被金白羽得到手，而不愿“露白”的意思！

“前辈！”金白羽的脸色一沉道：“难道你信不过我金白羽？”

他是个十分耿介的人，说话的神情，带着三分怒意，古长卿何等老到，忙道：“实在……实在是令人莫测高深！”

金白羽冷冷一笑道：“碧云禅寺的出入之路，甚至于机关消息，算是首推前辈最熟，在下初时还以为你古大盟主捷足先登呢！”

话不投机，古长卿苦苦一笑道：“那便使老朽百口莫辩了！好在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老朽告辞了！”

“请”

金白羽一心要参详“羽书”的精华，所以并不留客，并且先行站起离坐。

古长卿又是一揖到地道：“改日有遇，还请驾临！”

古长卿刚走到门首。

王彩云揭开面纱跨步而入。

她一见古长卿，不由冷冷一笑，十分愤恨地道：“原来是古大盟主！”

古长卿含笑道：“王姑娘！原来您与金大侠有交情！”

他那一本正经的脸上，带着三分轻屑之色！

王彩云勃然不悦道：“你是什么意思？”

古长卿目视金白羽，口中却道：“难道老朽说错了？”

“哼！”王彩云咬牙有声道：“面带忠厚，内藏奸诈，谁知你安的是什么心！”

“这话从何说起！”古长卿寒着脸道：“贤侄女！别忘了老朽与令尊乃是多年的交情，形同手足！”

“呸！”王彩云“啐”了一声道：“咱们走着瞧，总有一天要你露出狐狸尾巴！”

古长卿气得脸色铁青，沉声道：“王姑……娘……你……”

“我怎么样？”

王彩云手按剑柄，欺上半步，大有立刻动手之意。

金白羽忙道：“王姑娘！古老前辈乃是一庄之主，在你来说，乃是父执长……”

“老奸巨滑！”

王彩云猛的一按剑柄，跨步进门。

古长卿冷冷一哼，双目之中杀气腾腾。

但是，这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紧接着，仰脸一笑。

对着金白羽道：“她父亲新丧未久，心情失常，唉！”

他深深一叹，表示他不但宽宏大量，而且对阴阳手王天铎之死，十分惋惜。

金白羽微笑道：“前辈说得不错！”

“金大侠还要多安慰她！”

古长卿拱手含笑，出门而去。

王彩云没好气地道：“猫哭耗子假慈悲，这一套瞒不了人！”

金白羽不由道：“王姑娘！适才你未免……”

“哼！”王彩云余怒未息地道：“总有一天，我要这老贼没有话说！”

金白羽十分不解地道：“你对古长卿似乎有深仇大恨似的！”

“现在我还不敢断言！”

王彩云含泪道：“他唆使已有隐退之意的我爹，出面号召百剑盟，而百剑盟中，十有七八是亡父的故交，可是……”

她说到这里，不由触动了心事，悲不可抑，泪如雨下。

金白羽不解道：“这与王老伯之死有何关连？”

“大有文章！”王彩云极力忍住哭泣，接着道：“百剑盟成立之日，也正是我父被害之时。”

“这！”金白羽道：“这是一种巧合而已！”

“巧合？”王彩云抹泪道：“百剑盟最少要为我爹追拿凶手，才是正理，古老贼他不但不发动，而且禁止我父的故交插手问事！”

“这……”

金白羽沉吟了片刻，又道：“也许是因为目前江湖风云日亟，百剑盟无遐兼顾，不错怪了他！”

“还有……”

王彩云欲言又止地道：“反正说出来你也是卫护他，等找着真凭实据，看他有何话说！”

说到这里，忽然话题一转道：“呃！我想起来了，当你与天龙寺的喇嘛比武受伤之时，我看到假冒你的那人的真面目了！”

金白羽不由一愣道：“你今儿个是怎么啦！说话言三语四的！”

“我！”王彩云道：“我的话不对劲？”

“那天救我的是我妹妹！”金白羽道：“你如何扯上什么冒充我的人来！”

王彩云急道：“不对！分明是一身青衣装扮，当时，我……我……”

一种女儿家的娇羞由双颊红到耳根。

金白羽莫可奈何地苦笑道：“别扯了，王姑娘，看，天色已到二更，男女有别，还是请你回去吧！”

这是下逐客令，一来，也真的是“男女有别”，二来金白羽还想到了三更时分采石矶的事。

主人既下逐客令，王彩云也只好无限哀愁的怏怏而起，含情脉脉地道：“人家与你说的都是真情实话，谁知你……”

金白羽生恐她再唠叨不休，忙道：“王姑娘！日子长着哩，怕没有谈个尽兴的机会吗？”

王彩云心中感到一阵无比的安慰，转悲为喜道：“既然你这样说，我走了！”

此时，远处传来鱼鼓之声，已是二更鼓响。

上弦月，斜挂在天际。

江水，滚滚东去。

浪涛，一阵阵拍向江岸，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采石矶，沉睡在深沉的夜色里。

忽然，一声破风之声，自左边的峭石后破空而起，凌空轻拍了两下双掌，发出低微的两声脆响！

接着，一丛杂苇深处，也起了两声击掌的声音。

“啪啪！”

又是两声击掌，一株冲天古柏之上，玄衣飘飘，落下一个瘦削人影。

随着，拍掌之声又响，咿呀声里，一叶扁舟破浪而来，船还没拢靠，一道飞矢似的，射起一个快如海燕的人影。

这四道人影，都落在采石矶靠江岸的一片石岩之下，指手划脚，窃窃私议，十分神秘。

金白羽伏在土坡之后，只认得其中一个，最先出现的那一个，乃是四川杨门的老四，夺命书生杨风。

他想：

“谷之阳又在耍什么嫁祸予人的把戏？他要我到采石矶来做什么？”

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是，一股好奇心却促使他不愿离去。

但是，由于相隔甚远，加上那四人的声音太低，根本听不出半点端倪。

他试着向前淌去……

“金兄！”一声低沉沉的呼唤，来自身侧五尺之处，又是用传音功夫叫出来的。

“原来是谷兄！”

金白羽不看，也可以知道这是谷之阳。

谷之阳已蛇行而来，他的身子平着地面，电射的到了身前，仍旧用传音功夫道：“金兄！看见没有，杨门四杰全都到了，一个也不少！”

“哦！”金白羽道：“我只认识杨老四！”

谷之阳微笑道：“穿黑的是小诸葛杨云，黄衫的是老二铁笛仙杨震。最后上来的是天河钩者杨雷，他是老三！”

金白羽道：“你对中原武林确实知道很多！”

谷之阳的目光一凛，在黑夜里闪闪生光，有愤怒、有仇恨、有敌视、有杀机。

金白羽只顾省视采石矶杨氏昆仲的行动，并没有注意谷之阳的眼神，又道：“他们到这儿干吗？”

“我们再向前一点！”

谷之阳说着，双手手指抵着地面，整个人已离地七寸，靠着两指的力量，快如灵蛇，蜂腰几扭已前去三丈有余！

这是“蝎子功”，修为不凡。

金白羽心想：“这是一个谜，他的功力为何与我所练的毫无二致，除了他来自太阳谷之外，没有第二个解释。”

想着，也如法泡制，尾随而前。

此时，他二人已到了“杨门四杰”的头顶之上七丈左右的岩头。但听……

小诸葛杨云道：“老四！我们是不是找错了！”

杨风摇头道：“不会错，采石矶只有这一个！”

天河钩者杨雷道：“会不会是那幅麻姑献寿图有问题？”

铁笛仙杨震连声道：“不会，那图后面的蝌蚪文，除了大哥之外，江湖人有哪个认得出！”

小诸葛接着道：“麻姑献寿图背面所指，的的确确是这里！”

杨风手中折扇不住的开合，可见他心中的那份焦急，像是自言自语地道：“好歹等玉凤到了再说……”

他的一言未了。

“嘎……”

一声石破天惊的长啸，陡然而起，高亢如云。

杨风不由一惊道：“不好！玉凤遇上强敌了！”

一言未了，西沉的月影之下，杨玉凤像一道冷箭似的狂奔而至。

她的人在空中，喘息噓噓地惊呼道：“阴山神魔！阴山神魔！”

“哈哈！哈哈……”

冷森森的怪笑，如同深谷狼嗥，破空尾至。

阴山神魔庞大的身形，鹰隼一般，如同附骨之蛆，接踵而至。

杨门四杰各亮兵刃，如临大敌。

这时，杨玉凤披头散发，狼狈至极，满脸惊惶之色，落在杨云身前。

“哇！”

扑倒在父亲怀里，哭泣着道：“爹！阴山神魔逼我交出献寿图！”

“对！”阴山神魔已落身实地，一双铜铃似的暴眼，寒芒精射，直如鬼怪山精，嘶哑着道：“老夫要图不要人！你们放心！”

四大魔尊的威名先声夺人。

杨雷拱手向前道：“魔尊！以你在武林的威望，还不至于欺负一个出道未久的女孩子吧！”

“住口！”

阴山神魔厉声喝道：“交出麻姑献寿图来，老夫谁也不欺负！不然……哼哼！管他女孩子男孩子！”

杨震横剑当胸，朗声道：“阴山神魔！四川杨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哦！”阴山神魔目光一凛，不屑地道：“羊家也好、牛家也好！拿图来！”

他伸出蒲扇也似的巨灵之掌，脚下也缓缓的向杨门四杰逼到。凶狠、残忍，满脸的杀气。

杨云缓缓的推开女儿，上前半步，低声下气地道：“魔君！小老儿杨云，有一句话先要交待！然后再要图不迟！”

小诸葛要以三寸不烂之舌，躲过目前这一关。

因此，他侃侃而言，朗声道：“在下身处边陲，久闻中原之内，执武林牛耳者，首推四大魔尊……”

“嗯！”阴山神魔大刺刺的一哼。

忽然他的怪眼一翻，厉声喝道：“三大魔尊！谁说是四大魔尊？”

谷之阳肩头一碰身侧的金白羽道：“金兄！这老子把你给抹掉了！”

金白羽冷冷地道：“我还不愿与他并称呢，坏了我金白羽的名声！”

“对！”

谷之阳顺口应了一声。

那岩下的杨云也淡淡一笑道：“不管三位也好，四位也好，总之，魔尊之名威镇八荒！”

不料阴山神魔咆哮如雷，道：“杨云！老夫说三大魔尊，就是三大魔尊！哪来的四位？”

“是！”杨云却也不辩驳，接着道：“魔尊们一致受武林尊敬，也是事实！”

“敬老尊贤！”阴山神魔不可一世。

杨云缓缓地道：“四川杨家久仰魔尊大名，踏入中原，更有请益之意……”

不等他说完，阴山神魔叫道：“你要与老夫比划比划？”

杨云摇头不迭道：“非也！所谓请益，乃是指江湖的规矩，武林的过节而言，功力之上，在下甘拜下风！”

阴山神魔听不出话音，却怔怔地道：“什么规矩？什么门槛？”

杨云咬文嚼字道：“小女年未及冠，单独一人，一不闯道，二不犯禁，老前辈迫得她亡命荒山，又当夜深人静，未免有失前辈的威名，岂不怕天下武林耻笑吗？”

“哈！哈！哈……”

阴山神魔鬼哭狼嚎的狂笑不已。

老魔头似乎有意炫耀功力，笑声震得群山响应，落叶纷飞，回音在空际久久不绝。

他的笑声甫落，脸色突沉，喝道：“杨老大，你少与我逞口舌之利，一不闯道，二不犯禁，你们鬼鬼祟祟的到采石矶来做什么？”

杨云抢着道：“我们弟兄父女，相约在此见面！”

“呸！放屁！”

阴山神魔勃然大怒，沉声道：“好一个相约在此见面，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

杨云的脸色微变，忙道：“前辈以为我们在这儿做什么？”

阴山神魔并不回答，向远远的一招手，大声喊道：“丧门神！来！同这老儿对质！”

人影一射而起，丧门神邓通飘然而至，十分恭谨地向阴山神魔为礼道：“弟子在！”

阴山神魔冷冷的双眼上翻，目望天际，道：“与他们对质！”

杨云的脸色一沉道：“邓通！我们杨氏兄弟与你阁下，可是十年的交情。”

丧门神邓通神气活现地道：“可是也比不了我们师徒情份！”

“好！”杨云道：“我耳闻你投入阴山门下，总算有了泰山之靠！”

丧门神邓通的脸上微红，厚颜道：“你知道就好说话！”

阴山神魔不耐地道：“邓通！少扯东拉西！”

“是！”邓通恭身一应，即朗声道：“杨云！你的宝贝女儿得了碧云寺的麻姑献寿图，图后面载有采石矶的秘图，是也不是！”

杨云犹自强撑着道：“这话从何而起！”

邓通毫不饶人地道：“是我邓通亲耳听见的！”

杨云不禁后撤一步道：“邓朋友！你可不能含血喷人！”

邓通阴阴一笑道：“邓某在碧云寺后山密林之中，亲耳听见杨

老四与你女儿分辨献寿图后的秘密，又亲耳听见他们计划今晚动手！错得了吗？”

杨风一震手中折扇，厉声道：“邓通！小人……”

邓通扬声一笑道：“要动手吗？请你找我师傅，邓小爷的事到此为止！”

阴山神魔已大步上前，吼道：“姓杨的！识相的把秘图交出来，咱们哈哈一笑，不然……”

杨风怒不可遏地道：“纵然有这回事，你凭什么要我们交出来？”

阴山神魔怒火如荼道：“凭什么？就凭阴山神魔四个字还不够吗？”

杨风似乎拼上了。

他也把脸色一沉道：“物各有主，虚名假号吓唬不了人！”

“大胆！”阴山神魔暴吼一声，如同晴天起了个暴雷，迈步越过邓通，便向杨风欺到！

杨风哪敢正面迎接，折扇扇面虚按地面，人已斜飘丈余！

阴山神魔前欺之势陡收，右掌横扫半圈，凭空向杨风抓去，喝道：“哪里走！”

斜地里，杨雷扬起铁板桨，认定阴山神魔肩头砸下，势如泰山压顶，锐不可当。

阴山神魔可是有数的魔尊，右掌迫袭杨风的姿式不变，左手五指戟张，迳向铁桨抓去。

须知，铁板桨属于沉重的外门兵器，一般武林，怎敢直接碰上。

杨雷一见阴山神魔抓来，手上更加用力，怒吼道：“魔鬼子！好狂！”

咔嚓！

一声脆响，阴山神魔手腕震动之下，竟将砸来的铁桨震成两段。

杨震不由吓出一身冷汗，忙不迭倒退三步。

阴山神魔冷笑道：“小子！想走！”

丢掉半截铁桨，尾随而至，展臂抓来。

幸而铁笛仙杨震“咻”的一声扬起铁笛横挡，拦住阴山神魔的攻势。

此时，杨云也挥起铁如意，杨玉凤扬起长剑，五人围着阴山神魔斗做一围。

常言道：“技高一着，缚手缚脚！”

杨门四杰加上杨玉凤，虽然都是一流高手，但与阴山神魔较上下，便不免膛乎其后者了。

上手三五招，杨氏五人全力而为，舍命抢攻，却看不出窍门出来。

十招之后，胜负立见。

但听阴山神魔怪啸连声之中，一双肉掌横扫直拍，逼得杨家五人滴溜溜在外圈打转，如同走马灯似的，掌风所到存身不得。

杨风一见，心知凶多吉少，大吼道：“玉凤快走！”

他是存心叫杨玉凤乘机开溜，保留秘图。

杨玉凤想是一时解不开四叔的话，娇叱声道：“四叔！与老魔拼了！”

杨云一面舞动铁如意，一面喝道：“凤儿！此时不走还等什么？”

杨玉凤心中一动，了解到要她带图先走之意，长剑猛刺一剑，霍地跃出圈子。

“丫头！想走！”丧门神邓通飘身拦住了她的去路。

杨玉凤怒不可遏，剑走中庭，一式“飞凤投林”人剑合一，迎着邓通刺到。

这是她怒恼至极全力而为的一招，稳、准、快、狠，兼而有之。

邓通全然未曾料到，忙不迭横里跃退……

“接剑吧！”

杨玉凤咬牙切齿，语落剑到。

吃……

邓通肩头的衣衫，刺去一大片，血迹渗满了衣袖。

阴山神魔狂性大发，猛拍一掌，逼退杨风，扑向杨玉凤。

杨云父女情深，大吼道：“魔头无礼！”

扬起铁如意，迳砸阴山神魔的面门。

阴山神魔不躲不闪，左手疾抓，闷哼了声：“着！”

“不好！”

铁如意招势用老欲收不及，竟被阴山神魔抓了个准，同时，老魔的右手并指如戟点向杨云的“血海”大穴。

饶他杨云是铁打的人儿，也经不住阴山神魔这大力一点。

但听他“哎哟”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人已站立不稳，摇摇晃晃退出数步，铁如意撒手。

杨玉凤一见，哪有心先走，娇呼一声！

“爹！”扑上前去，扶住重伤的父亲。

杨震一见，五内俱裂，挥笛抢攻。

“倒！”

阴山神魔借着铁如意，硬向袭来的横笛砸去，右掌掌风，直扑杨震。